

## 一庭栀子香

□李敏

我们回家看望病重的爷爷。

爷爷其实是老公的爷爷，今年97岁，生活已不能自理。爷爷有六个子女，奶奶已于三年前过世。爷爷的养老问题遵循平等均衡的原则，由六个子女轮流照顾，每家一个月，这样两轮下来一年就过去了。不偏不倚，省得闹矛盾。

现在轮到姑姑家。

姑姑是爷爷唯一的女儿，排行老五。姑姑的三个子女均已成年，其中两个女儿，老三是个儿子，取名“博士”。多么响亮的名字！满载着父母对他厚重的期待和希冀。有一次我开玩笑地问：“博士的最高学历是什么？”姑姑兴高采烈地答：“初中毕业。”

我们赶到姑姑家时，已近黄昏时分。爷爷住在进门右手边的第一个房间里。夕阳的余晖从窗外照进来，房间里的一切都笼罩在一层朦胧的光晕中，像一张泛黄的旧照片。爷爷静静地躺在床上，尽管身上盖着薄毯子，瘦骨嶙峋的轮廓仍清晰可见，像一株失去养分的枯树，毫无生气。看到我们，爷爷黯淡的眼睛一下子亮了起来，挣扎着要起身。可他实在太虚弱了，心有余而力不足，努力一番也只能侧着身子躺下，示意我们坐在床前的椅子上。

我本来以为，年迈的爷爷已经脑子糊涂，认不出我们了。出乎意料的是，骨瘦如柴的他目光明亮，思路清晰，话匣子一打开收都收不住。

爷爷给我们讲他的过去，讲他漫长一生中大江大去一样滔滔不绝的经历，大浪淘沙后仍深刻留存在记忆深处的所见所闻所悟，他的思绪被衰老的身体封印在过去的时光和记忆里，此时终于有了宣泄的出口。后来老公感慨：“爷爷把他这辈子的话都说完了！”

怎么能说得完呢？我知道，将近一百年的岁月如长江一样滔滔流过来，我们站在最下游的人海口，只观察到了爷爷现在的生活和状态，那其实是他漫长人生中最末的一段。

我不得不感慨生命的顽强。尽管已风烛残年、时日无多，但他的眼睛还会看，脑子还会思考，只是他的身体部件老化了，就像一台堆满垃圾文件的旧电脑，运行缓慢。他能清醒地感受到死亡在一天天逼近，却又无可奈何，只能静静等待最后一刻的降临。



心头不由泛起一丝酸楚。

我闻到一股熟悉的若有若无的幽香，便走出房间寻找源头，结果在姑姑家小小的院子角落里，竟然发现一丛栀子花。似绽未绽的花苞洁白如玉，像娇羞的姑娘犹抱琵琶半遮面，花骨朵的边缘镶着一丝丝绿，簇簇白花点点绿中竞相舞动。

我喜欢栀子花，那是夏天特有的味道。栀子花开的时候，满头满脑的香味，染了人一身，浓得化不开。浸在这样的清香里，再多的烦恼也会暂时忘却。

正对着花出神时，听到有人喊我，回头一看，是姑姑。

姑姑告诉我，我们回来了，爷爷异常兴奋显得话很多，但平时他基本上一整天也难得说上几句话，大部分时间都在睡觉。短暂醒来的时间里，他的目光会盯着空气中的某个点，不是因为对某个东西感兴趣，而是他的力量实在有限，只能头对着哪里，目光就落在哪里，哪怕空无一物。

爷爷的牙齿所剩无几，只能吃粥类流质的食物。他靠着稀粥中的微薄养分维持着微弱的生命。也许这种状态

对能量的需求已经不高了，所以他能顽强地挺过一个月又一个月。

我知道姑姑的日子过得并不轻松。姑姑和姑父在金华打工，靠微薄的收入维持一家老小生计。在农村，按照传统，出嫁的女儿是不必和儿子一样承担养老重任的，偶尔出点钱或经常看望一下就好。但是姑姑没有推脱，和几个哥哥弟弟一起分摊，轮到自己了便请长假专门回来照顾爷爷。爷爷一年要住院好几次，每一次她都要特意赶回来，来回几百公里，奔波程度可想而知。

可是我看到，她把爷爷照顾得最好。房间收拾得清清爽爽，床单洗得干干净净，爷爷长年卧床不起，房间里居然没有一丁点儿的气味。床边有个镂空的凳子，下面放一个缺了盖子的马桶，一看就是为爷爷量身定做的。门前几株月季开得正艳，院子里一丛丛的栀子花，清香馥郁，明亮而清新。

正如热播剧《我的阿勒泰》里的那句台词——再颠簸的生活，也要闪亮地过呀！

告别姑姑和爷爷，开车走出很远，我还能隐隐闻到栀子花开的味道……

## 快乐地活着

□陈芳芳

初夏，海岛的天气不算太热，风清气朗，让人步履轻盈。伴着微微的海风，偶尔还能感觉到一丝凉意。

凌晨，我被手机的铃声惊醒。电话是女友打来的，她那梨花带雨般沙哑的哭声低低恨恨地诉说着无尽的悲伤，她说她要离婚，这回真的离。女友是我大学同学，面容姣好，身姿婀娜玲珑，声音如黄莺般婉转清亮。她一毕业就急急地嫁给了一个家中富庶、英俊潇洒的公子哥。他酷爱玩，尤其爱玩网络竞技游戏，一开始是半夜才回家，后来发展到彻夜不回。女友抱着儿子去网咖闹，扔了键盘飞了鼠标，换来的是他老公无尽的冷漠不屑，一张床像被王母娘娘的银簪划了线变化成了涛涛的银河，日日背对着遥遥地望着，心似那深秋狂风暴雨夜浸透雨水的蓑衣，阴沉湿冷。女友说她病了，身体连着心理，那一日一粒的药丸像白雪公主后妈狰狞恐怖的脸庞日日瞧着她、算计着她，叫她崩溃。

我记得去年夏季快结束的时候，商业街两旁的店面纷纷贴出断码降价处理的告示，我一眼就相中了一双镶了水钻在阳光下闪着金光的拖鞋，可惜它只有36码，我穿37码。老板娘劝我说，现在买便宜一半，底也柔软，面也精致，小一码撑一撑也能穿。我是那样欢喜地将它买回家。我小心地穿着，它在我脚上光彩夺目，可走路时脚后跟总有一小撮无地着落，脚也总不自主地向外后方倾斜出去。每次出门回来扭捏的不适让我下了一次又一次扔掉它的决心，可过后又舍不得，想想将就还能穿，我陷入了舍与得的两难境地。鞋虽然为我的脚增添了视觉的美，但走的路远了，便有了跋涉的痛苦。

婚姻恰如鞋与脚的关系，我们穿鞋主要目的是为了更快地赶路，美丽如灰姑娘的水晶鞋，若有一粒砂石藏于鞋中，那日日细小的无声苦痛便如大狱里磨人的刑具，叫人不得安生。而灰姑娘的姐姐觊觎水晶鞋的美和其背后的富贵，为了穿上它不惜采取削足适履的愚人办法。小时我们常常能见到磨穿了鞋，却没有磨薄的脚，若脚觉着鞋大小不合适，那它拼了命也要将鞋面挑开一个洞将脚趾露出来。鞋合不合适只有脚知道，我那女友爱上了鞋的华贵美丽，却忘记考量鞋穿着柔不柔软、和不和谐、长不长久，物质的精美丰厚只是肉体依托的工具，心灵的高度契合就如觅得另一个遥远灵魂的你，心被阳光填满，味蕾如饮醇厚清香的老酒，使人回味无穷，精神愉悦。

这个时节，老家园子里的杉树正逐渐变得青嫩青翠；一串串如铃铛般的槐花正撑着一肚子洁白和蜜甜将她那沁人心脾的气息一点不留地抛洒在空中；蔷薇则如裹了小脚的女子踩着初夏小满的节拍不紧不慢地碎步轻移，一朵一朵伸在邻家的墙头。我想婚姻的本质更像是一株应季缓慢生长的植物，需要不断灌溉、施加肥料、修枝理叶、勤除虫草，才会有持久绿荫。而人和植物是大自然的产物，亦是天地间的精灵，遵循天地生长规律，遵从内心原始呼唤感受，少一份戾气，多一份平心静气，心便会开出花儿。就像鞋与脚，如果不合适，不妨赤脚走路，用赤诚的心去感受沙的温热、草的润凉，恢复无拘无束的洒脱与快乐，大概这才是活着的真谛。

第7299期 配图 李海波 投稿邮箱: essay@cnnb.com.cn